

電影《鬥陣俱樂部》中的虛無主義：論尼采的超人

陳 萱

沒有痛苦，沒有犧牲，我們將一無所有。(鬥陣俱樂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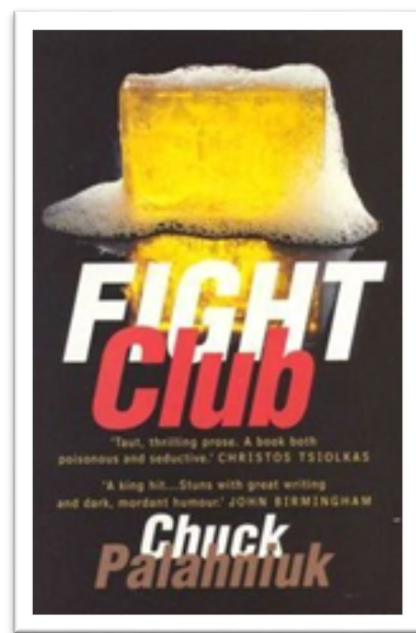
前言

根據尼采，「超人」是人類戰勝虛無主義的方式，我們每個人都有成為超人(Overman)的潛力，並最終戰勝人性本身。《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 圖一)主義的密切關係，在於其與電影和小說闡述尼采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權力意志》中的思想。主角杰克(第一人稱敘述者)本人患有失眠症，對於由無意義事件組成的重複性生活感到疲憊不堪。他創造了一個想像中的自己—泰勒·德登(Tyler Durden)，與敘述者本人形成鮮明對比，具有男子氣概與對於生活的熱忱。

與電影同名的小說《鬥陣俱樂部》的背景設定在兩千年的開端，正是全球化興起的高峰，在後工業社會時代，男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失去身分，為了追求男子氣概，他開始了一系列的旅程 (Lizardo, 2007)同時，是泰勒介紹他感受生活的痛苦，也就是當他的公寓被燒毀後，他們第一次在酒吧閒晃時，泰勒請敘述者給他一個小小的幫助，這就是標誌性的轉折發生的時刻：「我希望你盡可能地打我」他

們一起建立了一個名為「鬥陣俱樂部」的地下組織，男人們互相打架作為一種娛樂形式。隨後，敘述者經常帶著瘀傷、鮮血和傷口去工作。即使對他的老闆或他周圍的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極為荒謬的。然而，藉由重拾「男子氣概」，他重新發覺了他的人生目標。

本文將探討擁抱身體疼痛視為尼采自我毀滅概念的象徵，並說明敘述者自身的變化與轉化，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迷失的同時，他如何能夠經歷一場自我的精神戰爭，擁抱虛無主義，最終成為一個超人(Overman)。



圖一：Chuck Palahniuk 的《鬥陣俱樂部》。

當代社會的弊病：資本主義中的去男性化

我們看到的敘述者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典型工人階級男性被女性化的例子，他已經成為當代服務社會中的消費主義機器。(Lizardo, 2007) 在電影中，他每一天的例行公事是上班、下班、在星巴克咖啡館買一杯咖啡。與每個人同樣的是，收到如複製品般的一杯熱美式咖啡。被動式的接受機械化的管理，並喝著與每個人一樣的熱美式；身分在此時已被抹去，這意味著他們已經被閹割了，或者說女性化了。當他出差時，每次起飛和降落，他都會祈禱墜機。片頭，他的敘事基調是一種絕望、無意義的人生觀的反映。在遇到泰勒·德登之前，我們看到的敘述者是一個殭屍，幾乎無法醒來，卻永遠無法真正入睡。對他來說，生活不過是不斷的複製，再複製：重複性的工作、不斷地出差，就像資本主義的產品，如同 Krispy Kreme 甜甜圈和星巴克的熱美式咖啡。

敘述者一直在苦苦掙扎的問題是失眠、成癮於參加支持團體、以及宜家家具。敘述者的失眠問題開始是在參加了支持團體治療後，別人的痛苦使他認為自己沒那麼可憐，讓自己感覺更好。敘述者在參加支持團體時遇到了鮑勃·保爾森，敘述者自助小組的成員之一。鮑勃的性格是電影中女性化的代表—因為睪丸癌切除了睪丸。再次暗指晚期資本主義世界使男人變得軟弱和女性化，使他們感

到自己無足輕重，他們如何質疑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將進一步闡述。

放棄一切唯物主義的對象：垃圾理論

學者 George L. Henderson 曾在他的學術文章提及資本主義與垃圾理論；垃圾被視為某種價值形式，即資本主義價值的生產是基於商品成為垃圾的可能性。我們真正所需要的資本主義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價值的標誌，垃圾的含義意旨資本主義如同垃圾般的存在，指出資本主義的錯誤，它貶低商品和積累的價值，也重新建構主客體關係。(Henderson, 2011)

這使我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晚期的商品價值，換言之，購買習慣與我們的真實需求是否有關連？《鬥陣俱樂部》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形式提出質問，它使人沉迷於廣告以及對於物質的渴望。敘述者的公寓被燒毀後，他和泰勒·德登一起搬到陰涼的房子裡，房子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這個房子似乎沒有任何意義，同時卻表明杰克(即敘述者)已經放棄了他對所有的宜家家具的追求，決定逃離資本主義循環。

物質並不能保證美好的生活，一個人擁有的東西沒有任何意義，所以物體的價值就變成了虛無，就像垃圾一樣。當垃圾成為價值形式，進入商品流通、生產和交換，所謂的美好人生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不過是用物品來衡量罷了 (Henderson, 2011)。

你買家具，你告訴自己，這是我一生中最後需要的沙發。買沙發，然後幾年你就滿意了，不管出了什麼問題，至少你的沙發得到了解決方式。然後是完美的床。窗簾，地毯。然後你被困在你可愛的巢穴裡，你曾經擁有的東西，他們不擁有你。.... Tyler Durden (*Palahnuk*, 2003 年)

這本書的引述清楚地說明了敘述者如何意識到他的公寓被燒毀後所有宜家家具消失的事實。由於敘述者的問題之一是他對宜家家具的痴迷，他試圖找到自己的身份購買商品的同時，卻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能像泰勒·德登一樣放棄一切，追隨想像中的自己嗎？

擁抱疼痛及苦難

敘述者收到了泰勒·德登的一個荒謬要求，那就是希望敘述者盡可能地重擊他。這是敘述者開始享受身體疼痛的主要轉折點之一，象徵著敘事者的重大轉變，他失去了公寓，與泰勒一起搬進了什麼都沒有的房子，享受了搏擊和暴力。影片中打鬥的角色，或者說暴力，可以解釋為建立雄性象徵的最後一個來源。敘事者之所以沉迷於自助團體，是因為團體的治療可以看作是自我發現和情感表達的旅程，以及作為一個終極消費者的自我表述。這些團體是培養消費主義的地方。(Lizardo, 2007) 與泰勒的打鬥觸發了敘述者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些新奇的和令人

興奮的東西。作為消費者，他一開始透過求助團體尋求安慰。現在，跟著泰勒向他介紹一種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之後，他開始了尋找自我的旅程。痛苦和懲罰可以被視為試圖重新尋找純粹男性的價值，鬥陣俱樂部中打鬥的或者暴力可以被視為那些在後資本主義世界失去身份的男人的男性連結。(Lizardo, 2007)也就是說，通過純粹的男性化展現，這個地下格鬥俱樂部的男人們探索了自己的模樣，重新發現了自己缺失的那一塊。痛苦如何和與尼采的思想連結如下：

為了社會的毀滅，為了回歸恐懼的生活，為了回歸主宰道德。尼采認為，用社會毀滅代替自我毀滅並不能減少我們的虛無主義，因為上帝的死只會讓我們一個又一個地尋找新的上帝。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尼采的關注不是政治而是個人，因為只要我們繼續拒絕生活而不是擁抱生活，任何政治運動都無法解決我們的虛無主義 (Gertz, 2019)

根據 Gertz 對尼采的見解，我們看到尼采如何強調個人而非社會整體。只有擁抱生活中的障礙，才能降低虛無的空虛感。如果我們把電影中的打鬥場面、化學灼傷、失去所有物質生活、放棄物質執念看成是擁抱痛苦的宣言，那麼毀滅的方式就是建立新的自我和創造。尼采《權力意志》的另一個例子：

毀滅可被視為為一種更深的本能意志，一種自我毀滅的本能，一種虛無的意志。虛無主

義是一種症狀，即弱勢群體沒有任何舒適的可能；他們為了被摧毀而摧毀；沒有道德，他們不再有任何理由“放棄”（Nietzsche，1967）

電影中，敘事者理解痛苦和苦難的另一個像徵是泰勒·德登用化學藥物灼傷敘事者。他告訴敘事者他必須感受痛苦並留下了疤痕才能真的體悟真理。

如前所述，在資本主義晚期的世界中，當男人變得女性化並成為消費者，例如從宜家產品塑造自己的性格來塑造自己的身份時，就像敘述者本人一樣，泰勒·德登給《鬥陣俱樂部》中的男人們的名言：

我們沒有大戰，沒有大蕭條，我們的大戰是精神戰爭，我們的蕭條是我們的生活（Palahniuk，2003）

在沒有大蕭條和大戰的時代，男人在哪裡可以展示他們的男子氣概？在後工業社會，傳統階級在這場精神戰爭中舒適地生活。在作為勞動者服務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男性已經女性化，被迫成為消費者。

擁抱疼痛及苦難

電影中，敘事者建立了的地下社會（鬥陣俱樂部）逐漸遍布全國各地，一個邪教般的社會，在那裡他們招募想成為他們成員之一的男人；是根據尼采對所有價值進行重估的創造思維。尼采致力於克服虛無主義。「重估所

有價值」的概念是對虛無主義的「逃避」。「暴力力量」對於推翻衰敗的價值以發揮新創造的潛力很有用。（Marmysz，2019）

也就是說，通過運用暴力，即為男性建立搏擊俱樂部，通過相互打鬥來重新展示他們的男子氣概，這說明了在這個後當代社會，所有價值觀都被重新評估，他們不再是「複製品」，也就是「副本的副本」。

我說永遠不要完整，我說不要再完美了，我說讓我們進化吧，讓籌碼落到他們可能的地方。（Palahniuk，2003年）

我們將搏擊俱樂部的象徵視為後現代世界對男性氣質的重新發現。質疑狀態價值，已經存在的價值與尼采的思想相呼應。它是一種反叛的、反叛的思維，作為一種重新思考的方式，質疑現狀。我們能不能完整，我們能不能停止重新評估當前的價值？

主動的虛無主義為敘事者的自我克服

那麼，隨著克服虛無主義，我們變得不僅僅是人類。我們從像駱駝一樣接受客觀真理，越過虛無主義的深淵，並繼續成為更高層次的存在，為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從無到有的立法承擔責任。（Marmysz，2019）

所以，如果虛無主義是需要克服的，就像敘述者本人一樣，他已經克服了自己的問題（對支持團體上癮，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敘述者本人就像一個積極的虛

無主義者，他看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自己的現實在旁觀者的眼中，我們將他所成立的搏擊俱樂部看作是尋求他自己的現實概念的創造。尼采的「超人」描述我們每個人都像藝術家一樣，按照自己的個人意志在混亂中構建自己獨特的現實圖景。賦予我們自由，讓每一種生活都變得富有創造力，換句話說，我們是生活的藝術家，拼湊出我們自己對現實的獨特解釋。此外，將活躍的虛無主義者描述為一頭進入虛無的獅子，反應不是恐懼和恐懼，而是遇到並擁抱虛無，打開通往個人自由和解釋性解放的大門。(Marmysz, 2019)《鬥陣俱樂部》的創作本身就呼應了尼采的藝術家理論。

就像藝術家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根據自己的意願和選擇創造出獨特的畫面。因此，如果我們將敘述者本人視為藝術家，地下社會鬥陣俱樂部的誕生，為男性在資本主義世界下重獲陽剛之氣提供了空間。於是鬥陣俱樂部可以表現為個人的創造，他通過自己的選擇自由賦予自己權力。或者，像獅子一樣，作為一個積極的虛無主義者，敘述者傑克有權力意志，從一開始就跟隨泰勒·德登的腳步(整個過程確實是他自己)最後他殺死了泰勒·德登，這也是結束他以前的自我的一步，決定改進以重新發現更好的自己。

最終成為尼采所說的超人

影片最後，敘述者牽著他喜歡的女孩，瑪拉·辛格(Marla Singer)的手，看著周圍的建築全部倒塌。代表著新的開始，沒有了他過去的問題(支持團體和他想像中的泰勒·德登)，他擁抱了一個更好的自己，並與瑪拉·辛格一起。此自我轉換的過程可以呼應尼采的「超人」理論。對於尼采來說，我們成為超人的方式就是克服虛無主義。主動的虛無主義者能夠進行克服的美德，留下觀念的空虛，將現實轉化且不再處於弱勢。(Marmysz, 2019)或者我們可以在 Gertz 的虛無主義中看到「權力意志」的概念：

尼采將生命定義為「權力意志」，因為尼采專注於改變而不是停滯，專注於成為而不是存在，通過鬥爭提高自己而不是僅僅為了生存而停滯不前。因此，權力意志是實現意志，因為除了尋求更多權力以及能力之外，並沒有其他目的。(Gertz, 47)

將上述兩種觀念放在一起，基於人類生命歷程的變化，我們的身份是一種「成為」的形式。因此，由於人類生而自由，我們克服了虛無主義，或者說生命本身沒有意義，我們因而有責任構建自己的個體性，對自己的決定和意志做出選擇。同樣的，故往高處爬是人類必須經歷的鬥爭，我們應專注於克服的美德。換句話說，舒適圈是有害的，它是一種最終會殺死我們的慢性疾病。我們可以從尼采那裡看

到關於我們應該如何賦予我們自己意志的觀點。

若將意志的價值降低到犯下真正錯誤的地步，並憎恨意志；卻試圖看到更高的東西，比起想追求更高和更有價值的東西，不再有意願向前，“是成為一個沒有目標和目的的主體”（Nietzsche, 1967）

透過痛苦和苦難，一個人才能真正找到他存在的目的。權力意志的必要性使人成為超人，防止墮落為平庸。必須一直走到電影和小說最後，才能完整地詮釋尼采虛無主義的思想。整本書確實是敘事者的旅程，聚焦於他自己的精神戰爭之旅。

結論

《鬥陣俱樂部》象徵著與晚期資本主義的抗衡。敘述者本人從一開始是一個普通的工人階級，直到泰勒·德登和瑪拉·辛格的出現才改變了他。並藉由自由和意志戰勝自己的力量為了一個更好的自己：放棄了自己的幻想，重新獲得自由，為他的生活注入意義，戰勝平庸，將以前的自我摧毀了。敘事者與後現代(資本主義，女性化的男人)鬥爭，達到更高境界來填充虛無主義，獨自走上一條精神之路，擁抱痛苦，受苦而最終成為超人。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參考資料

1. Gertz, N. (2018). Nihili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 2019.---. Nihilism and Technolog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 Henderson, G. L. (2011). What was Fight Club? Theses on the value worlds of trash capitalism. Cultural Geographies, 18(2), 143–170.
3. Lizardo, O. (2007). Fight Club, or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Late Capitalism.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1(3), 221–243.
4. Marmysz, J.(2019). Cinematic Nihilism: Encounters, Confrontations, Overcomings. Edinburgh: Edinburgh UP,
5. Nietzsche, Friedrich.(1967).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7.
6. Palahniuk, C (2003). Fight Club. London: Vintage,